

興不敢訴轆軻水落白石見磊々或礮霜淨暮林空素煙橫
阿娜滴々鮫人淚寒碧和潭沱去來千帆影中有鷗夷舸韓愈
贈張籍其言允獨寄襍糅賦比興風韻引而挖抒擴千萬辭體
制且猗儺哲人所雅言弗類巧笑嗟方便到彼岸焉得善匠椗
排空盤硬語正恐缺貼妥與子相謂日紫雲下郊垞

張滋昉曰筆力矯健險韻而出以自然且歷述生平瑣屑如
天半朱霞雲中白鶴品格自高非凡庸所能望其肩背

傲古三首

蕙蘭生幽僻自別蕭艾中竟陸胡爲者不擇轍蹄通蓼母嘗姣
好孰觀貞淑風蘇張是辯士事功乃不終賢者常引退烈士不
言功智士祛所惑一朝德業隆蕙蘭在玉堂郁郁馨香充蕭艾
休相嘲薰蕕道無同

丘之衰久矣不復夢周公西狩乃獲麟至云吾道窮嘗怪魯司
寇三年治戎功何哉女樂至三都廢伐功大言儒者有迂疎萬
計空觀其答顏路大夫車輛崇既退不能避進亦功不終太與
吾徒似碌碌一世中

觀道如觀水觀沼水汎瀾之河之江海洪波又淼漫曷知津涎
液孰爲非水湍觀道奚異焉源歸若爲殫觀道一身中忠孝豈
異端觀道一心裏定懷忠勇肝言其室家狀八口團欒歡推之
天下事孤兒弗可謾曰天而曰帝昭明不可干曰帝而曰父父
子仁愛看天地攸窮極此理匪寡單延及無邊外推論此不難
庸人還說道道尊四民瘡焉知夫婦愚與道可參觀孔丘近取
喻喻近人永歎道無有小大水無有狹寬以盆設爲沼鳴山轟
噴崑有魚環游之浮泳至歲闌

張滋昉曰。寄懷深宵。託興高騫。高蹈遠蹠。適與時會。非騷雅融洽於胸中。雖具此才力。却遜此蘊藉。龍文獨扛。只此大手。又曰。以水喻道。若決諸河而放之海。所謂頭頭是道。非具神禹智力。曷克臻此。結處納須彌於芥子。又似莊生寓言。康有為曰。于公之詩。不惟其調高氣深也。而讀之。惻惻感不絕于予心。謹屬鈔之。俾得常諷。亦以時念大雅君子也。請益公不哂其貪。

紀元節宴。此日殿前奏來目舞。來目者。神武朝所率將校之名。恭紀

生應一報國家讎。隱忍焉能俟死休。剖闢而來戴君父。山川寥廓。敵神州。神武紀元開萬古。風人著作炳千秋。誰識聖人創業意。殿前來日是貔貅。

張滋昉曰。寫出雄武開國氣象。沈渾高古。雅與題稱。

宮古人來訴。方際聖明圖治之爍。獨苦培克饕餮之政。稅算人頭。意在剝奪。故既申告之內務大臣閣下。顧問元老。今贊助之而可也。余聞了。悵然有此作。

琉球南走足波漪。問俗誰能先。襄帷厚祿吏人饒。午睡百年父老泣。朝飢沖繩那。霸絲麻市宮古。重山日月遲。荒服只今圖內屬。無教椎髻漏恩私。

張滋昉曰。未沐新恩。猶沿陋俗。為收民者。當頭捧喝。

詠史

漢室君臣有子同。謀瞻殉國孝兼忠。本將大義回頽日。豈可中原竝兩雄。遺詔慇懃三代上。鞠躬盡悴一心中。仲謀豫自書降表。不怪窺看孫皓風。

張滋昉曰。後漢存亡。盡收入二十八字中。力可扛鼎。

諸葛亮

三代稱伊呂。何如漢孔明。百年輔孤弱。八陣動神兵。不死關中定。倘生天下平。掃除陵寢畢。而後弔吾氓。

張滋昉曰。句句寫武侯心事。誠為千古知己。

岳飛

岳公當日戰。意內若無人。一睨胡兵死。不招州郡臻。涕洟二宮切。計略兩河頻。忍使八荒裏。聞誅伊呂臣。

張滋昉曰。淋漓悲壯。武穆雖死猶生。

于謙

社稷一于公。乾坤克復功。中原戴明主。大戰總元戎。人世丹心赤。黃泉熱血紅。從來草蕪底。不忍埋鬼雄。

櫻花行

已見香雲擁玉臺。此花本合在蓬萊。武陵只記紅桃樹。願送萬櫻相雜栽。

張滋昉曰。氣味雋永。耐人咀嚼。願送萬櫻。則和而同矣。

春日行

風伯作徒雲作駒。按之不疾騁天衢。顧瞻下國花如錦。花外人模螻蟻圖。

張滋昉曰。天馬行空。萬物芻狗。

由行大婚式。滿二十五年矣。此日賜酺宴。於二十五年。則久矣。老臣耄矣。今余不歌。誰記當世。自辭見意。句下分註明事云。

鑿輿往歲度崢嶸。日月從斯照二京。
元年 駕東幸。遂以江戶為東京。民心大安。立皇后下云。

叡岳秀侔富山秀。鴨河清比品川清。四地皆二京之勝。宴開人咏周文樂。

此正道立皇后之事。酹賜氓知漢帝情。此今年酹宴之事。共道舜堯齊上壽。不妨金燭

燕宵明。世稱滿二十五年酹宴。為銀婚式。滿五十年酹宴。為金婚式。余欲陛下遂行金婚式者矣。

張滋昉曰。語々實事。更覺典重。喬皇彼夸巧。鬪麗者適形其小巫淺伎耳。

春游曲

昔者有作大人賦者。其意謂自放乎天地。余今有臣主之誼。固非阮籍之倫。安得自放。然身老無功於國。無裨於世。則雖欲不自放得乎。春游曲之陸離燿燿。幾乎與阮氏之子爭光。東都晴望使人歡。宇宙削成形厝安。八朶金蓮起仙掌。是富士一杯青海設春盤。是品川海。風開闔闔縱橫入。天近庭闈日月看。正是陽明二三月。萬年枝上鳥啼闌。大婚式應制御題。鶯花契萬春。此句風及。但余未知萬年枝為何樹。古人句風。

動萬年枝。句美名美。假以換花。亦微忱也。

張滋昉曰。端莊流麗。是虞廷賡歌之儔。

回首

余已作春游曲。餘情未盡。忽吟回首行者。想創業不易。而社稷艱難也。於乎。當時東征臣僚。若大村江藤小笠原諸將帥。彼皆安在哉。因潛焉泣下。

自曾供奉過。曠阮函谷關。泥剝落乾。八葉青蓮馬前坼。一杯滄海掌中寒。九州概就王人撫。三輔親招父老看。回首六營貔虎盡。風雲祇道至今安。

張滋昉曰。兔起鶻落。石破天驚。追懷往事。泫然沾襟。

臺灣

浮雲東北馳。如從臺灣來。臺灣近日戰。能否殲渠魁。無辜并臣

僕焉保無疑。猜殷民久稱頑。情狀固可哀。山谷何險隘。狃獷常徘徊。胥動以浮言。寇虐所胚胎。國家重兵役。示以皇道恢。輕侮稍生心。嗟爾發縱才。余常持臺灣置二師團兵說。夫置重兵蠻夷奪心。而人或誹笑以為怯。

張滋昉曰。詩意已得其要領。若諸將皆能依此而行。則何患不平乎。

口號解嘲

齒髮倏脫離。汝為我我六尺猶聚塵。無可無不可。

張滋昉曰。絕妙解脫之語。釋氏諸偈。不過如此。

歸去來

年垂七十未告歸。驅馳風塵不拂衣。自明治初出入禁闥。四十年。垂七十未告歸。驅馳風塵不拂衣。自明治初出入禁闥。四十年。不惑操刀必割。豈有他心。夙夜在公。我輸其誠。人入其忠。衰年荏苒。臣老最先。錄以特進。豈曰其賢。日費十千。廩給豐厚。百口

團。歷年經久。蜂房釀蜜。猶有餘剩。螻蟻為埳。不稱不佞。意者吾人自謀空疎。歸去來兮。無田無廬。

張滋昉曰。志同稷契。清比夷齊。斯世罕有倫。歷觀諸史。吾見亦罕。

春興

九衢滾滾馬蹄塵。戰後風雲正值春。地劃蒼溟猶有國。天從銀漢欲通津。襄王仁義嘗亡宋。無忌同盟在向秦。遼碣寂寥花發否。不聞消息已連旬。

張滋昉曰。杜陵神韻。

絕句

聲中白雁過江寒。女直兵威勝契丹。去就元來輕與國。後來蒙古天可汗。

張滋昉曰。蓋有謂而言。

無木

無木不王朝鮮也。朝鮮王自絕于國。自入俄館。君子哀之。山上無木。國中無人。公乎公乎。于誰之闕。相鼠爰止。瞻烏爰集。公乎公乎。奈此岌岌。公出不歸。公歸無處。瞻望不及。寓公之所。不費一兵。不失一矢。奪千乘國。亦既智矣。

張滋昉曰。遠樹三匝。無枝可依之嘆。於此見之。

哀朝鮮時王在俄館

厥初造事端。豈不在三韓。一旦乾坤破。九春花鳥闌。長鯨遼海觀。大將漢家壇。反顧君王所。茫茫宮草寒。

張滋昉曰。咎由昏憤。豈足哀乎。

懷舊

余閱日々新聞紙。載余赴峩領拂雪堆。議唐太境地之事。嗚呼。距今二十五年。當時在朝諸臣。若三條岩倉木戶大久保廣澤者。皆既死歿。所謂骨與肉朽非邪。而余獨奄然在牀。因亦皆撫然。

大艦堂堂壓海潮。明治之初。駕軍艦航於海。第一一人。鯤鵬雄據北溟遙。黑龍

殺氣通烏魯。無連蒙古。鳥魯古蒙。古地名。今皆入唐太。銀漢狂波駕鵲橋。持節將軍猶

按劍皇華使者蚤班朝。只今骨與肉先朽。爭奈故人俱寂寥。

張滋昉曰。氣勢雄傑。有天風琅々。海山蒼々之概。

詩一首

無無不生有。有有安得無。自古立言者。若有所負逋。今欲說無者。為抱身後虞。今欲說有者。為有現在軀。試念彼大鈞。所挈何鴻鑪。何鑄復何冶。何吹復何嘘。何物其所用。何物其所須。所須

自有物。豈非壹氣歟。壹氣所旋轉。既生復有餘。萬有屬々充。群
類麤々蘇。壹氣所靈動。既實復不虛。精神潑々活。言語嚶々濡。
大究玄運妙。中爲國家圖。小爲一身謀。厥德遂不孤。莊周不知
道。徒爲是蘧々。孔子不知仁。性道聞不呼。吾欲呼父母。豈不在
天乎。壹氣不死滅。生理不榮枯。氣物不增減。歸源不爲殊。昔有
而今有。將來尙其符。釋氏說輪廻。其言又區々。吾則異於是。倫
理欲見扶。有果生有無。無終歸無。至理難滅盡。光耀於天衢。
張滋昉曰。窮三教之源。而祛其弊。究天人之蘊。而抉其精。方
能闡斯奧旨。鑄此偉詞。

古意二首

拂我素琴。踞此石角。泉流洶清。石出確犖。瞻彼白雲。一何翩々。
不垂于地。不戾于天。宵々南山。桂樹冬華。歸歟歸歟。吾人攸家。

勿履虎之尾。勿從龍之後。虎吾患其吼。龍吾畏其走。
與鳳無颺。彼九霄一颺。九霄千年弗覩。聖人朝哀哉。哀哉。郭泰
賢明常表人倫。固喬壯節。佐世長民。天下中庸。無問伯始。寧爲
孔融。弗爲操矣。

張滋昉曰。奇闢古奧。風雅遺音。而潔身自守。及進賢遠佞。皆
意在言外。

康有爲曰。讀此詩更感古意高情。雄深已絕。

與何如璋書

何君閣下。予不足道也。數喪兒息。又喪妻。氣魄蕭颯乎索。白髮
離離垂齒。脫猶能餘者。前齷三片。疏疏乎弱。近來且又數病。病
則感冒。鼻酸酸乎。獨有憂則成愁。愁則成嘆。嘆則成嗟。嗟則成
慷慨。慷慨則咏吟。自慰。自閣下觀之。是特枯骨之憐悲矣。然予

謂萬物不能自導悲。人但能導悲。愚者不能自導悲。賢者但能
導悲。天所以錫於人。是性發而為情。故能悲于君。則成忠。能悲
于父。則成孝。能悲于兄。則成悌。能悲于弟。則成友。能悲于子。則
成慈。能悲于國家。則成仁。能悲于難。則成烈。能悲于朋友。則成
信。能悲于寡妻。則成和。易康樂。且夫四海困窮。堯悲也。堯悲而
天下樂。南風之薰。舜悲也。舜悲而我民之愠解。叢脞。皐陶悲也。
皐陶悲而帝歌載得矣。反之。則特煬帝之行也。吾因念之。禹悲
而得之。桀弗悲而失之。湯悲而得之。紂弗悲而失之。文武周公
悲而得之。幽厲。皇父。番家。伯仲。允。聚子。蹶。橘。豔。妻。弗悲而失之。
穆公悲而得之。始皇。斯。高二。世。弗悲而失之。悲與弗悲也。周公
悲于東山。而三監獲。孔子悲于獲麟。而春秋作。季子悲于吳。而
太伯享祀。子房悲于韓。而千斤鐵椎。高祖悲于時。而三尺劍。韓

信悲于代。而漢大將。夫悲而竟于悲者。豈不悲哉。李綱悲于貶
竄。岳飛悲于誅戮。東坡悲于詩。孫叔敖之祀。悲于優。蕭望之何
禍。李廣何禍。周亞父何禍。而偕悲。范蠡悲于片舟。子胥悲于鷗
夷。留侯悲于辟穀。高帝悲于黥布。于冒頓。子陵何悲于釣。梁鴻
何悲其歌。陶淵明常悲于酒。詩。由是推之。古之淑人君子。聖主
賢臣。忠臣孝子。義夫烈婦。順弟義孫。大抵能皆自悲矣。天悲而
日月照明。地悲而雨露通施。鬼神悲而保佑命之至矣。然則吾
獨平生有一悲而可也矣。性情文章。非二也。固謂典謨。堯舜禹
皐陶。稷契。夔諸君。性情文章也。誥。周公。成王。召公。康侯。性情文
章也。若此。則上書百篇。唐虞三代。君臣性情文章也。詩三百。商
周。人性情文章也。論語二十篇。孔子及諸弟子。與其門。人性情
文章也。孫子。孫子。性情文章也。下於是。則晁錯能作文章。滿篇

皆性情。漢文之元祖也。若賈誼則稍有作意。故弗悲而曰悲。不
則何事之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司馬遷班固楊雄則蕩。學者之
通弊也。若道不然。則何乏於要理也。韓退之以下大抵皆是矣。
學馬遷而不成者矣。伯夷傳何要理也。朱文公之言純乎純。君
子也。學庸二序盡矣。註釋則僻矣。僻於學之故也。賈誼同病。且
夫一部過秦論作何用。宋伯紀言似矣。未盡。何則。闕於威勵之
氣也。然片言隻句無假辭。與是同病者。漢劉向彼則精於事而
此則明於理矣。是皆時之名大夫。德義風采同觀。向也果而詘
味乎語氣而可知。凡人有一長則有一短。惜矣。馬選縵仲舒舒
公孫野。柳子簡。東坡蕩。韓子氣弗舒。詩蒙。要皆僻。長短之譬也。
仁者言靄如。義者言侃如。智者言昭如。和敦言睦如。沉潛言裕
如。慈悲言悲如。高明言克如。豁言洞如。略言簡如。周密言綿如。

敬義言重如。聰達言益如。訓導言切如。諷諭言規如。威武言勁
如。推測言致如。交際言斑如。敬畏言慎如。祈請言要如。寓言泛
泛。例言比比。辯言切切。理言着着。厚言篤篤。大言洋洋。而抑情
者之言婉如。恬如。引如蕩如。暖如。然則吾言如何。道悲而未已
者矣。且夫朝鮮之事物議紛紜。予常患之。朝鮮賓客魚允中臻
迎之。予從容語次問曰。昔日欲以船請命于貴國。公能知之乎。
允中曰。知。予曰。恨乎。允中曰。否。予曰。欺也。貴國外托修好。內實
侮予。允中曰。非。予曰。貴國娼妓待命于弊國人。必為所刑。是非
修好規。允中曰。是典。予曰。未修好前之規也哉。允中曰。新規。予
曰。是讐予矣。夫修好者。合二國人民而為兄弟行也。且人恕於
內國。而嚴於外國。是非讐予而何。允中弗答。予曰。得無乃恨予
關白秀吉乎。允中曰。恨。予曰。予亦深恨貴國。如何。彼豐臣者非

擅命也。曩者蒙古人陷我對馬。陷我壹岐。掠我松浦。轉而寇于博多。貴國人常爲之先鋒。是深恨也。其後我竊盜掠于貴國海岸。而貴國弗遣一問使于我。直奪我對州。凡若是者二。微秀吉則我地長入于貴國矣。現對州載于貴國地理誌。且秀吉是復讐之舉。非擅伐之師。且吾又欲問貴國之弗釋憾者。秀吉之時。貴國八道皆降。二王子在我手。獨亡王殿下遁于平壤之奧。明師來而民皆爲之蹂躪。七年。且沉惟敬何者。二國兵結而不解。則明任用實誤也。且我返二王子。唯貴國之命。我無罪。吾欲問貴國之弗釋憾。敢問我。天皇卽位告。征夷府廢止告。對州藩停止告。太政官設置告。外務卿委任告。外務書記諭書。外務告。太政大臣告。釜山浦在留書記諭書。數通。宗對州諭書。對州前委吏諭書。同通事諭書。釜山浦在留館吏撤去之告。皆漠而不

省之。宜且在見問條。始者吾謂貴國受清朝之封册。今則大朝鮮王國。權常在其手。無復明師來援。則吾入如何。其以予爲英雄乎。今夫不共同福。是不能共同禍。修好無用也。是一時言。私入閣下耳。何君閣下任滿而歸國乎。與交三年誼厚也。意者方今世界紛爭之時。強弱時有。盛衰興亡不齊。近聞某大國有征服朝鮮議。是否如何。爲國忠孝大節。勉焉。吾老無日。悲之。又洞洞續續來也。種臣手書再拜。

何如璋曰。將古來治功學術經濟文章。貫穿於一悲字中。筆筆變化。語語精鍊。汪洋恣肆。博大雄深。此爲宇宙奇文至文。當于諸子集中求之。秦漢以後人。不能復作此種文字矣。先生懷此偉抱。故滿腔悲憤。觸緒紛來。再三披讀。不覺俯仰自失。先生其殆移我情乎。

黃遵憲曰。放筆自寫其胸中所欲言。閔達魁崛。似韓子。又似荀卿。

蠟燭說

三寸燭光朝于天。一片心誠耿于中。李白之夜遊。彼熒熒序文。映于春桃李。永叔之夕學。知粲粲朗誦。和于秋樹聲。今余何為陪侍者。武井生為膏之。可紹講談。其愾呼來乎。孔一姪戒燼之。勿燿于嗟乎。今時處士橫議。孰炤于道。噫。嗟。嘻。古代明主在上。德鑒乎天道。有燭行有炳。上下弗迷。四海以治。以明昏亂不興。天下其平。其安。予竟與汝忠君救時念切。則燈心為此摧摧。果其與殺身成仁誠軫。則燭淚欲相垂垂。漢賈生痛哭流涕。於是乎歎昭昭。宋澹庵切齒扼腕。在時獨氣煌煌。善于鑒戒。則周公康叔百執事吏。明于紹述。則孔子顏淵諸弟子輩。孟軻子與氏。

文章皓皓著明。是大丈夫言。可為諸子百家言。辭令昧昧。緯言。是小丈夫述。弗取。事欲朗朗。氣貴烜烜。心處明明。志期煒煒。勿事于闇。一事之闇。人疑。勿言于蒙。一言之蒙。衆惑。惑亂之罪。刑辟難遁。誣罔之僻。昭代之禁。努力努力。生乎進取。明切。嗟切。嗟。姪也。退。勿闇。天地大明。懸日月。席上光明。假蠟燭。吁。吁。

張滋昉曰。放大光明而燭迷途。真有心世道之文。

又

蠟燭三寸。熒熒乎。炳乎。煥乎。見今光燭乎滿座也。照于滿座。諸君子也。炳于杯與盤也。照于吾人髮之。疏。疏也。照于諸君子醉顏。窈窕洒落也。難照者。其心乎。種臣哂然曰。心胡為乎難照也。難炳。耀也。難燭也。能窺于余之愁顏。則心憂之。照可知矣。能窺于之喜顏。則怡心之。燭且炳可知矣。談道之人。映于道矣。取義。

之心義。胥光照。而若微蠟燭乎。弗能照諸君與余對談矣。有蠟燭而余與諸君對談。妙興乘矣。蠟燭竟能輝射于彼我之心。腹腎腸而道義見矣。今余醉矣。舞盤跚矣。歌磅礴矣。蠟燭又能照于余氣自若。是蠟燭雖云燭心之器。不為未可也。且夫清夜讀書時。蠟燭常照于古人千萬年之誠吁。

張滋昉曰。文氣磅礴。且能因小以見大。先生真眼尖如炬。

留侯論

夫以一人之身。與一人角。此小勇也。天下有大勇者。以一人之身。與萬乘抗。威震天下。驚動四海。餘勇所加。英雄生心。是張子房之勇也。子房一椎在秦皇全盛時。涉等劍舞。實俟祖龍死之日。天下勇孰愈於子房者。子房勇根於義。以五世相韓。故問秦以韓亡。其讎不戴天。勇故浩乎。弗可禦。秦滅則子房宜引去。而

送漢王至褒中。猶有天下大義者存焉。意謂由是以後。劉項事興。則安天下者劉。劉寬而項忌。項賊而劉罔。害於民。故常三致意於劉而不忍去也。他日對高祖則曰。天以良授陛下。誠以安天下。為之大義。夫安天下者。不能復思韓王。成不復思韓王。信子房勇。誠復決然。

張滋昉曰。子房心事。千古如見。其議論宏通。筆力健舉。更不待言。

項羽論

項羽者。直其力彊耳。非能勇。夫勇者。不屈於事。色弗慘慘。羽飲帳中。與美人相對。淚烏烏下。勇者不當如是。羽之歌曰。力拔山。此夸直其力彊耳。以力為勇。匹夫之勇。亦漢大將信言之直。以此為豎子。范增亦云。羽之歌曰。氣蓋世。氣與力併。義與勇合。氣

力者。一身營爲。義勇者。天下光被。羽噉。皆氣能忍。殘敗。天下之事。不能忍別一女子。陋矣。夫以一人合亦勝。以十九人亦勝。以八千人勝。以數千百萬人勝。羽勝不在於師衆。堂堂自稱王。欲與高祖獨身挑戰哉。高祖謝不能。尤得矣。夫負力者。不能王天下矣。負力則暴。暴則酷。酷則殘。虐。害皆隨生。故古者以力爲戒。冁舟。澆射。蜚廉。走惡。來力爲天下戮。雖然。羽。高祖祭以魯公禮。豈以秦者爲天下之大戮。而羽能倖之哉。更不張滋昉曰。文氣浩瀚。一起已扼定非勇。使毅魄有知。當亦俯首地下。

義論

夫論義者。常以爲仁之一節目。茲論非也。夫義者。以勇精德爲名。決果敢毅。是其行。武勇進德。是其行。健邁剛耐。是其行。弗拒弗容。是其行。非如仁之汎愛。無歸着節目。今夫人愛情過發。則失全體力。仁之弊也。勇猛心興。而筋張威生。義之則也。受天下兵於金剛一城。軍五百以摧破之。楠氏之行也。勇之精也。以一鐵椎壓萬乘威。實令天下生心。張子房其人也。勇之進也。黃石公教之而後知勇耐。義之精進行也。義成而高祖師之。以良爲在天授。仁溥而義能到之。智思而義能裁之。禮行而義又隨焉。是義萬行之帥也哉。

智論

張滋昉曰。闡發義字精蘊。發前人之所未發。書曰。以義制事。制者決斷之謂。卽勇之至也。

行之宰也。有人於茲，智以為己任，而不合抱于義于仁于禮者。此邪知也。至千古論有神於茲，雖有義有仁有禮，罔于知何為神明之德也。故智在天為正，在人為邪。自古往往有此事也。崔浩劉曄大江廣元之類，有知若此，而弗畢于正，可惜焉。昔天之茫茫，在神明之德，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有物於茲，未能畢于義，不能比于仁，不能準于禮，而仁以為憂，而智為計量，以謂令彼精神與體分離，而從變化之道，則彼漸次改舊想觀，亦自神明之已在彼為恩德，在我為多儔類，此兩得也。夫神未以天為專有，猶茲共同之理也。而禮則恒謂若茲乎？我無專制之權，而彼物或拒之，則如之何？令義決之。義曰：以余察之，禮制未不可，而仁智思量，是以為目的也。此在我無損，在彼為多益，故至今人不欲請於神，而神明之者，神亦不神明之也。不有目的者乎？故時時

有怪妖奇異，人以為天變地妖，人厲者，神實誘導之。羨於為神，羨則願，願則得，亦智之巧思有茲事也。已弗在於茲，而測天者，徒以為可畏之觀，於是陰罰陽報，地獄天堂，說天未如是其愚且侗也。且人宜做天之仁義禮智之行也。

張滋昉曰：智者心之所出，通於神明，而與仁義禮融會貫通，偉哉論乎。

禮論

禮者，德之制也。天有制而聖人則焉，周公之行也。天智天皇之德也。昔天垂制，其何為也哉？有日月者，其大云々，未嘗越于制。有星宿者，其明昭昭，未嘗越于制。有我大地球者，其載許許，未嘗越于制。故人有五倫，君臣之者，以天為帝，而以君配之。以地為后，以君配之，而有臣從真向之義，父子之者，以神為父，而

己子之也。而父子繼續保護之道就焉。孝道興焉。兄弟朋友之者。四魂相交之要則。四魂也者。何仁義禮智也。人交際宜在仁義禮智之體用部內而可也。夫婦之者。天猶如有陰陽之氣。故悉化成雌雄。夫萬物以類相婚也。人弗與異類相婚。是大別。而人與人配。猶有決定。婦不與他配。相關此別。所謂人倫夫婦之別也。說道者。宜若此禮之旨也。於此天亦垂制。人壽百年內外。宜僊去而與神同居。此定制。人以爲哀。而神則不。神人之別也。歟。喪祭致哭。而神猶以爲之。孝慈忠愛。友悌貞操。芳烈者。德于褒也。

張滋昉曰。禮之本源大體。論得明晰。如指諸掌。

仁論

夫天有仁。而令人壽百年。大抵弗獲過于此。以上其故何哉。余

亦思此。有君父。有弟兄師友。有子婦。獨弗克使之。乞天命乎。艱于衣于食。難于室于廬者。下民之嗟也。耕而洪水。蒔而亢旱。何況螟螣害之哉。時而海嘯地震。震驚師疾。疫流離。又乘之。常憾于天也。嗟嗟。昊天。之溥。以現相而覽之乎。有日而煦之。有月而臨之。有夫坤輿而載之。四時行之。孰及其仁哉。嘆息。天亦所未免焉。天憾于人。不知天也。已。抑天於人。若是其切切。憫也。人知之乎。造花之道。天實司之。孳育之道。天尙爲之。稱人父母者。當是際。猶自茫乎。昧乎。弗相覺知也。而生兒若美冠玉。是殆乎人邪。天也。既生而爲夫其子。則曰。非天也。人也。詎知人皆天造。生孳之道。已天也。氣血之運行。一切亦皆天。天意在焉乎。仁也。人而弗省恩。不仁也。天豈不仁者哉。且夫壽百年。惠至也。既名爲人。苟有營魄。雖在胎內而死。神圓滿之。魂爲神。亦猶已。